

国内影视行业供给侧改革已入深水区,台综微创新,网综大步走

国产综艺格局进入双峰并峙时代



《乐队的夏天》

回首2019年的综艺节目,来自网络的《乐队的夏天》在今夏收获了最多的关注,《这!就是街舞2》《创造营2019》延续爆款热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主持人大赛》在年底以黑马姿态回归,而年度收视率前三的节目均

来源于央视,印证了央视台综的深厚功底。国内影视行业供给侧改革已入深水区,对海外模式的疯狂膜拜退潮之后,户外真人秀节目渐显疲态,国产综艺格局进入“综N代”微创新、网综台综双峰并峙的时代。

台综网综差异继续加大

从视频网站发力自制综艺以来,网综和台综在预算上逐渐追平,明星阵容、制作水平也不相上下,一批批更为年轻化、也更符合年轻人喜好的网络综艺开始呈现出全新风貌。根据数据机构骨朵传媒的调查,台网受众差异化日渐明显,台综和网综在类型、制作上也有了明显分化。

年轻受众较多的网综里,真人秀和选秀成为主流,而中老年受众较多的电视综艺市场,棚内录制、以主持人+明星嘉宾为形式的节目以及传统户外真人秀占大多数。在骨朵热度指数排行榜排名前十的节目中,仅《我们的歌》和《快乐大本营》两档为电

视综艺,形式就是棚内录制。

从内容分类来看,电视综艺延续了多年的收视习惯,以音乐类、户外真人秀类模式节目为主,如《歌手2019》《中国好声音2019》《奔跑吧3》《极限挑战5》。网络综艺如《中国新说唱2019》《妻子的浪漫旅行2》《忘不了餐厅》等,大多集中在选秀类、生活观察类。

随着制作经费水涨船高,大型综艺节目已经成为大平台专属。根据骨朵数据的统计,2019年,优酷、爱奇艺、腾讯、芒果TV四大视频平台与湖南、浙江、东方三大卫视共计七大平台,联手承包了全年收视和话题度最高的综艺节目。

“现实风”观察类节目爆发

“现实风”也吹到了综艺圈,在酷云互动合伙人、副总裁吕海媛看来,2019年可以称作观察类综艺的“爆发年”。

“观察类综艺在2017年只有1部,2018年有3部,到了2019年,数量直线飙升至18部,从电视到网站都占据不小的比例。”吕海媛介绍,仅湖南卫视,就播出了《我家那闺女》《我家小两口》《我家那小子

2》等一系列多档节目,在收视和话题讨论度上都表现良好。

“综艺从原来乌托邦式的美好构想,转变为关注女明星婚恋、婆媳关系、怀孕生子、二胎等现实话题。”在骨朵传媒撰稿人南风看来,这多少得益于“她经济”的催生,“观察类节目大多是棚内录制,是带有访谈性质的,非常利于节目对外传播特定的观点,堪称现实主义题材的最佳孵化土壤。”

台综微创新,网综大步走

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综艺广告市场规模接近220亿元,同比增长16.1%,其中网综市场规模达79.71亿元,同比大增56.1%。从各类综艺吸金情况来看,真人秀节目吸金能力最强,2019年上半年仅真人秀节目就吸纳赞助商家数量达294个,创收106.5亿元,远高于其他类型综艺节目。

从内容角度来看,电视综艺大多着重对“综N代”进行“微创新”,如《奔跑吧3》和《极限挑战5》的团队成员更换、《亲爱的·客栈3》改造节目慢综艺形态。网络综艺改革力度明显更大。年度最高人气的综艺当属爱奇艺《乐队的夏天》,让观众看到了竞技之外音乐类节目的另一种可能性;

据新华网

因为古装、玄幻等元素,以及“小冰河期”“人工智能”等科幻概念,《庆余年》冲上热搜

科幻题材正跳出纸面与更多公众对话



《庆余年》里出现了枪支武器

近日,“《庆余年》居然是科幻片”的讨论冲上热搜。这部从开播就被打上了科幻标签的网络热播剧,直到真正出现了狙击枪、机器人和冰河时代,观众们才发现“编剧诚不欺我,这居然真是一部科

幻片”。

这波热议也再次证明,科幻不止一种打开方式,想要成功“出圈”,既需要创作者丰富手法,也需要读者、观众刷新对科幻的刻板定义。

科幻小说“破壁”需要更多借力

“科幻小说的春天还没有来。”军事科幻小说家达世新说。不久前,他创作完成的长篇科幻小说《玄机无界》付梓,无人机、创客、信息战、脑机融合……书中的各个“脑洞”都是当下“爆款”,可是书的讨论度却不高。

达世新遇到的问题可能是除刘慈欣之外的国内科幻小说家们共同的烦恼。

在科幻文学市场,刘慈欣或许只是个特例。上海浦东新区科幻协会会长顾备表示,靠卖小说卖出了国民热度,这在科幻圈内实属罕见。事实上,一部科

幻小说能卖出10万册,已经算是现象级作品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科幻作品,无论是《海底两万里》还是《星球大战》,都是借助影视的力量,才从纸面跃升到公众的口耳相传中。

事实上,不少案例都证明,科幻小说“破壁”需要更多“借力”。刘慈欣曾坦言,英国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的两部小说——《2001 漫游太空》与《与拉玛相会》,确立了他的科幻理念。前者被搬上了银幕,至今仍是许多人口中位于科幻片榜首的“神作”,而知晓后者的人却寥寥无几。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幻作品?

究竟什么是科幻?学界似乎从来没有一个准确定义。刘慈欣曾总结过两种科幻理念:一种是预言未来某种会实现的大机器,一种则是创造一个想象的事物或世界,他认为后者才是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最好它永远不要实现,因为一旦实现,它的魅力就减小了。”刘慈欣说。

即使在中国的科幻作家圈内,刘慈欣和韩松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科幻方向——刘慈欣的作品是浪漫的、残酷的宇宙歌剧,韩松的笔触则于日常中不动声色地关注社会人性。在获得首届中国科幻读者选择奖(“引力奖”)的作品《驱魔》中,韩松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艘载满老年男病人的巨大医院船上的故事。呈现的是现实

感十足的看病过程。只是对于这一类科幻,中国读者仍缺乏认可度。

“描写‘明天的现实’的科幻文体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因为现在的情况是‘未来是在昨天晚上来到的’,科幻就在身边,想象马上就能变成现实,如果你把科幻看成一个想象中的‘平行世界’,那么科幻的笔触将无处不在。”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说。

事实上,《庆余年》中表现的地球“重启”后,后人再一次发现人类文明遗迹的世界观,曾被许多科幻作品反复描写。科学史学者江晓原认为,这可以算是科幻的样式。

科幻作品正以多种形态“杀”入市场

眼下,许多原创科幻产品从多方面作了尝试。

今年7月,艺画天开推出原创科幻动画《灵笼》概念片,一经发布就蹿上热搜,4小时播放量达到1800万,150万人确定追番,迄今为止7集影片创造了8000多万次的播放量。

今年的现象级手游《明日方舟》同样火得令人意外。这是一个全新IP,却依靠出色的人物绘画和颇具未来感的世界观设定,首月便吸引了500万下载量,如今已经进军美国、韩国和日本市场。

甚至有剧团也瞄准了科幻这一题材。上周末,1959年首次出版、曾获星云

奖的科幻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被改编成音乐剧搬上中国舞台,受到市场热捧。

为了获得更大的传播效果,不少科幻作家正在筹备其作品的影视化。科幻小说家王晋康透露,他的《寻找中国龙》正在制作动画,《追杀K星人》也在拍网剧。达世新的下一部作品,则是一部描写量子世界的电影。

动画、电影、舞台剧、主题乐园……不难发现,借助新的传播形式,科幻题材正跳出纸面与更多公众对话,这不仅丰富了科幻文学的形态,也让科幻走出高冷,更加贴近市场。

据新华网